

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——

AI时代，珍惜那些真实而独特的文学时刻



人物名片

李敬泽，1964年出生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现为作协副主席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。著有《为文学申辩》《致理想读者》《会议室与山丘》《跑步集》《会饮记》《咏而归》《青岛故事集》等，曾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。



李敬泽部分著作。

■单士兵 赵欣

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星空下的大千世界，人类的生活，其实这一切，都与文学有关。”3月21日午后，在酒店房间里，我们一边等着与李敬泽见面，一边看他策划的节目《文学馆之夜》，其中引用的鲁迅先生这句话，把我们的思绪带入到浩瀚的文学世界。

若将时间坐标定位到最近40年，若要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，李敬泽，是一个不会被忽略的名字。在许多人眼里，他是当代文坛的“天选之子”——

16岁时以省状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，20岁大学毕业进入文学界，先后在《小说选刊》《人民文学》做编辑，一路成长为《人民文学》最年轻的主编，之后调入中国作协。几十年来，他做编辑、写文章，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，形成了极富个性的“敬泽体”式语言风格。

这一次，李敬泽作为重庆市全民阅读品牌活动“陆海讲读室”第四期讲读人，以一场题为《在AI时代做一个理想读者》的讲演，与重庆广大读者见面。

提前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，李敬泽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温厚的笑容与舒缓的声音结合在一起，一场期待已久的文学之旅开始了。亲和儒雅的他，倾听我们提问时，总是微微抿着嘴角，再娓娓道出自己的思考。他的语速缓缓，表达观点时偶尔会辅以手势。他看上去有些严肃，但不经意间就会抛出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梗，那些犀利而富有洞见的陈述，令采访如沐春风。

“做客重庆，来到长江边讨论文学，我非常高兴。”他说，长江是一条自然意义的江河，更是一条文化意义的江河，“理解文学的长江性很有必要，从古至今，对中国而言，长江不仅是地理构造，更是文化和精神构造，这条大江是我们文学的根基和条件，由此出发，无数的先贤开始书写和创造。”逝者如斯，江河万古，长江成就并见证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。

“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，文学始终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类似于空气和水。”言文学，必定会说到阅读。他说，无论身处哪个时代，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阅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，“AI时代，我们要更加珍惜那些真实而独特的文学时刻，怀抱对生活的热情、激情和勇气，通过文学来确认自己的存在。我相信人类不会被AI取代，而文学，正是捍卫和证明人类荣光与尊严的堡垒。”

1 AI时代，很多行业应比文学更慌 “我不相信大家以后都不读鲁迅的书，读AI生成模仿的就够了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您这次来“陆海讲读室”分享《在AI时代做一个理想读者》，为什么选择这个话题？

李敬泽：我们身处AI时代，AI对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构成颠覆性的影响，其中就包

括阅读。

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，当你能够通过AI轻易获取相关知识，乃至生成诗词文章的时候，你是否认为，阅读还有必要？

我认为，迄今为止AI还是一个工具，它的能力实际上是基于我们作为提问者的能力来决定的。假如你不会提问，或者不会做出设定，AI是无从发挥其力量的。

我想大家可能都过于乐观和轻率了，觉得天下终于有了省事儿的办法，可以既不读也不看，只需问AI就可以了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

你只有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，并且对于相关问题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提问者和设定者，才能让AI发挥作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认为无论怎么强调阅读都不过分。因为我们的基础能力来自阅读。阅读帮助我们建构能力，由此我们才能够很好地与AI共处，让AI发挥力量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阅读与写作是人类文明的根基，如今AI已经可以模仿人类完成写作，那么未来它可能取代人类写作者吗？会让那种基础性产生动摇吗？

李敬泽：好像每次大家和我谈到AI的时候，首先就会问到类似问题。我想这其实是浮在面上的问题。

AI将对包括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在内的人类生活构成影响，但它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、艺术家？我实在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。

即使AI可以模仿鲁迅、张爱玲的文风，但模仿得其实并不好，也许未来会模仿得好一点。但，我们得多无聊才会去看它模仿的作品啊？与其看模仿的东西，我们读一读张爱玲的原作不行吗？看一看鲁迅写的东西不香吗？

所以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，我也不相信大家以后都不读鲁迅的书，读AI生成模仿的就够了。

从文学来说，AI到目前为止，本质上只是模仿者，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模仿，是把所有的语料都拿来，进行一个概率的计算。但是，人类的文学和艺术，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。

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有意思。但，也就是谈着有意思而已。至于动摇根基，我想是过虑了。

AI时代，文学不应该慌张，至少很多行业应该比文学更慌。

2 不要因AI丧失阅读的乐趣

“我不太理解几分钟读完《红楼梦》的乐趣在哪里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现实中，已经有写作者用AI辅助写作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李敬泽：要看具体情况，有些情况使用AI我觉得正常。比如你要写一部类型小说，写一部大规模的网络小说，这样的文类本身就有一定的规律。写500万字网文，不可能

句句都独创，会有一些的重复和一定的对于已有逻辑与架构的合理使用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使用AI我觉得是不奇怪的。

如果你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嘉陵江，站在江边，你想写一首诗，你从没写过，我觉得你打开AI让它给你写一首，也还是可以的。但，我很难想象哪个真正的诗人，会站在嘉陵江边让AI写一首诗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不光写作，还有很多人使用AI提炼文学精髓，了解梗概，您认为这算一种阅读吗？

李敬泽：我对此没意见，但我自己不会这么读书。

可能对有些东西来说，这样做没问题。比如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，提炼一下，五分钟就能讲明白。但话说回来，即使只是一个电视剧观众，这么几分钟一番剧透之后，这剧你还不看？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同情你，人生中失去了很多乐趣，追剧的乐趣也是其中之一。

所以如果这也算阅读，那么你也丧失了阅读的乐趣。

我们人之为人的时候过程很重要。比如人类需要的营养就那么多，我天天吃各种营养素丸也能满足身体需要，那我为什么到了重庆还要来吃小面，吃了小面我还得减肥，多麻烦，对吧？其实，正是这一切构成了真正的人生的乐趣、丰富和美好。所以我不太理解，那种几分钟读完《红楼梦》的乐趣到底在哪里？

虽然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速读名著类短视频契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，但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不理解，但也尊重。

我想，对于阅读来说，对于生命体验来说，有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满怀好奇地去经历这个过程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每一天都可以充满意义和乐趣。人生的意义，就存在于人生这个过程本身。

3 读书也是一个隐私问题

“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，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基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如今，即使没有技术影响，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也没有耐心专注阅读了？

李敬泽：阅读能力始终是人类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。这种能力让我相信，即使在将来，真正能够很好地使用人工智能的人，依然是那些有根基的、有专长的理解力和感受力的人。否则，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，说起来是你用它，实际上，是它用你。

在急剧变化的时代，我们尤其要守住自己的根基，有些东西是根基性的，需要特别谨慎，其中就包括阅读的习惯和阅读的能力。我甚至认为阅读的习惯和阅读的能力是到目前为止，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一个根基，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基。

越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，我觉得越是需要确认我们的根基所在。如果现在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，有了AI就不用读书了，也不用吭吭哧哧地去练习写文章了，那你顶着脑袋过一生是干什么用的？你真的认为，100年后或者200年后，你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吗？还是说，人工智能做了你的主？

一个社会需要一些机制性的东西，比如现在的中小学教育，还得强调阅读，阅读依然是作为教育的一项基本训练。

不管怎么样，人生漫长，我们客观地说不可能所有人都那么爱读书，但我们需要维护这个根基。因为阅读的能力不是说简简单单地读书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人的完整的思维能力的训练。

你能拿起一本书专注阅读，这是心智的能力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需要专注力、理解力、感受力等等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马上就要迎来世界读书日了，您对于全民阅读有何建议？

李敬泽：这特别难回答。过去推荐书单这种事我我经常干。但有时候我也想，仅就

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我小的时候没人给我推荐书，都是自己瞎读，当然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多书。

回想起来，我可能七八岁的时候就己拿本《战争与和平》在读了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读懂什么《战争与和平》？但我当时真的读了。

所以，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应该尝试更好地让孩子们去自发地与书建立关系。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碰上他不喜欢的书，不能理解的书，这都不要紧。不要把读书当成一个任务。

身处AI时代，你其实有无数选择去干更省力气的事情，像刷短视频就不用动脑子吧？但既然你还愿意拿起一本书，愿意动一下脑子，那我觉得，我们还是读一点有难度的书，这样才能防止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人的心智的成长，变成信息茧房式的成长。所谓信息茧房，就是我们看的，永远都是我们喜欢的。

就像现在的大数据算法，永远推荐你喜欢的东西。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只被自己喜欢东西包围，那个局面也很可怕。要知道，这个世界还有无限的可能性，给自己营造过于舒适的环境，不利于成长。

不管AI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教育都要以阅读为根基。地球上几十亿人，如果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高度舒适的茧房里，不可能的，是要出问题的。

对于一个社会来讲，阅读当然是一种公共生活，我们要倡导和推广阅读。但是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，阅读必定是私人生活。

对于真正的读书人而言，读书是一个隐私问题。倒不是说怕人家知道，而且我是觉得，真正的读书人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，他的乐趣，也包括在茫茫书海里找到那一本书的过程。

4 经典都是争辩出来的

“既要充满热情地赞扬，也不要油腻地直率地表达不喜欢”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几十年来，您的写作一直在不断拓展，这些年您的笔触甚至回溯到了遥远的春秋，今天能从那个年代的精神中提炼出哪些我们时代需要的价值元素呢？

李敬泽：我写文章有一些自我要求：一是确有所见；二是自由自在；第三呢，就是DeepSeek写不出来。

春秋时代，去古已远，我们看到的历史，仅仅是一些海面上的礁石，依然留在视野里的东西，实际上历史没那么简单。

我常说，千万不要穿越到春秋，你怎么保证你穿越回去就成为士大夫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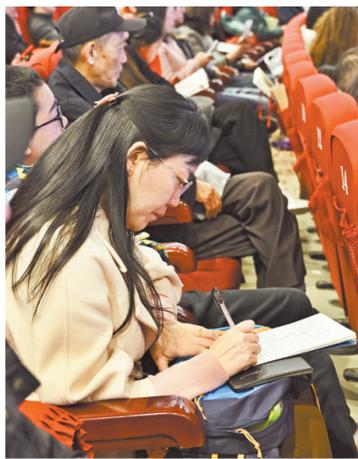
但你会发现，《论语》的那些话，《史记》《左传》的那些事，会让你感到很亲切。尽管相隔两千多年，我和他们却是完全谈得来的。春秋时，人们是这么想的，现在还是这么想；春秋时，人们为之愤怒、为之纠结焦虑的，我们现在还在关注。春秋时代，两三千年前，我们的老祖宗们在时代的大变革中，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体面的人。他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，到现在还摆在我们面前，同样是我们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您如何看待文学经典化问题？

李敬泽：说到底，经典化取决于一代代读者的阅读，作家的生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确立的。有时候，经典化也会变化，比如，李杜在唐代地位不算高，杜甫是在宋代才高起来。伟大的经典要经得住一代代读者的阅读，一个三十年前，或者三百年前的作品，如果到今天依然能够让读者心心相印，那就能流传下去，如果读来味同嚼蜡，那可能也就自然地走进历史了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如今，社交媒介往往带来文学评论的偏差，误读对经典作品不是一种伤害？

李敬泽：经典要经得住误读，伟大的持久的经典都是争辩的产物，或者说，它本身就处



▲活动现场，读者在认真作记录。

在一个争辩的过程中，只要一代代读者还有兴趣争辩，就说明你还活着。

文学作品，文无定法。每个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来评价，一定会有差异。文学的经典化就是一个争辩讨论的过程。经典是争辩出来的，不争辩，无经典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文学经典化离不开读者阅读，文学批评也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，现在有种声音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已经不存在了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李敬泽：当你说真正的批评不存在时，你肯定加了引号，指的是否定性批评吧？

话说回来，现在每年会出版多少小说或者诗集？如果让你当个批评家，只是批评海量的作品，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？

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不要从字面去理解批评家这份职业。我想，批评家真正需要做的事情，是从海量的作品中看到哪个是好的，有效地把作品里好的东西提出来，这恐怕是文化更需要的一件事。如果批评家一味找出不好的小说来批评一顿，这个事情的意义有多大呢？

实际情况也如此，伟大的批评行为，有助于作品的经典化。比如陶渊明的经典化，宋代以前地位很低，到了宋代，经过苏轼有力阐发，我们才意识到他的伟大。

当然文学批评行为不能仅仅从否定意义上去做，尽管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价值的。当你们都在说好的时候，那我谈谈不好的地方，这个是有意义的。有争论，非常正常。

比如文学评奖有时候也是有争论的。我认为，这恰恰应该成为更高层次争论的开始，在反复的对话争论过程中，一部作品真正的光芒和价值才能不断被激发。

公共文学生活中，既要充满热情地赞扬，也要不油腻地直率地去表达一种不喜欢。形成这样的批评氛围，才是健康的文学生态、文化生态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：与中国文学一路同行几十年，如今什么样的作品能进入您的评论视野？什么才是好作品？

李敬泽：我其实无法特别有把握地说符合哪些标准的才是好作品，但就我个人来讲，那些回应着这个时代的新变化，并能对这些新变化做出有力的有深度的表达的作品，我仍抱有好奇心。

文学是人类捍卫自身尊严的堡垒。通过文学你能理解人类生活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，这样你实际是在和世界、和别人交流。

人类一定是我和他人、我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存在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各种办法维护这个连接，而不是把这个连接切断。

我想这也是在AI时代，我们依然需要文学和阅读的意义。



▲“陆海讲读室”第四期活动现场，众多书迷排队等待李敬泽的签名。（本版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/视觉重庆）